

世紀映像叢書 63

長溝流月去無聲

——重溫民國人和事

張國功 著

長溝流月

本書收錄作者解讀梅汝璈、葉公超、張元濟、王芸生、魯迅、胡適等民國人物，大公報社、西南聯大、商務印書館等現代公共機構的隨筆十餘篇，在溫情與敬意之中接續民國歷史深處的氤氳地氣。

長溝流月去無聲



作者

張國功

長溝流月去無聲
——重溫民國人和事



史地傳記類 PC0150 世紀映像叢書63

長溝流月去無聲

——重溫民國人和事

作者 / 張國功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6月BOD一版

定價：3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大約自三十歲一過，隨著讀書越來越蕪雜，亦伴隨著個人對世事所知漸深，我對漸行漸遠的民國開始有些興趣起來，關於民國的學術，民國的大學，民國的新聞出版機構，民國人物的風神逸事……與此前只是遵循語文課上的指引讀了一些魯迅的文字不同，這時開始讀胡適、陳寅恪、周作人、陳獨秀、錢穆、張元濟、傅斯年……讀他們的傳記、年譜、日記……，讀大公報史，讀商務印書館史料，讀西南聯大校史……後來漸漸知道，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很多讀書人對民國產生了一種欲罷不能的興趣。王汎森、陳平原、沈衛威、羅志田、謝泳、傅國湧、智效民、邵建、范泓……學院內外，都不約而同地走近民國。讀書界一度名之曰「民國熱」。

但民國到底是什麼，真的不容易說清，甚至越說越朦朧。前不久陳丹青還說，「民國範兒」是「一種趣味、一種風尚、一種美學」。隔著幾十年的時光往回望，儘管知道這其中有著模糊甚至是美化的嫌疑，對風行的逸聞趣事有著一定的省思，對在虛假的圖書熱中被消費主義隨意想像與解構的弊病也有著足夠的警惕，但對於民國，我的基本判斷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今天的讀書人重新接續的大時代。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序言中說的，一個國家的公民或者國民，對於國家以往的歷史要保持溫情的記憶，這是了解一個國家真實歷史的前提。我以為，對民國的歷史，我們應該抱持這種態度。從政治上講，民國是短暫的、紛擾的、混亂的、下行的、未完成的，但從思想自由、精神生活與國民

創造力上講，它是豐富的、多元的、活潑的、生氣淋漓的。短短三十年間，這個國家基本上奠定了一個現代國家、一種現代文明制度設計的大致框架，確立了追求現代化的方向。這很不容易。至於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既承襲了傳統士大夫身上的風骨，也在現代教育中學會了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對常識的呵護、對理性的尊重，有著遠比我們今天更多的豐富性與成熟度，因此格外讓我們今天為之神往。

這裏收錄的這些不成樣子的文章，就是我這些年寫下的一些大多與民國相關的文字。「長溝流月去無聲」一句，出自南宋詞人陳與義的《臨江仙》：「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這種嘆惋，我相信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謝泳總是「遙想當年」；陳丹青更是說：「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這種回眸中的一聲嘆息，不單純是一種緬懷，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一種對歷史的態度與取向。研讀歷史從來就不僅僅是對歷史本相的追尋與復原，更是隱幽地指向當下。在今天，我們對民國的興趣，絕不是為了重回那個時代，而更多的是希望通過這種對於民國的社會生活、精神生命與思想地圖的書寫、敘述，來為欲說還休的今天灌注一種「隔代的養分」，提供一種歷史的標杆。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長溝流月去無聲：重溫民國人和事 / 張國功著. -- 一版. -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1.06
面；公分. -- (史地傳記類；PC0150) (世紀映像；63)
BOD版
ISBN 978-986-221-738-2(平裝)

855

100005912

長溝流月去無聲

目次

自序 / i

國難時期的「李莊精神」 / 001

一九四九年裏的出版家張元濟 / 010

「中國還得爭氣才對！」——
讀《東京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中國法官梅汝璈日記》 / 025

詩名應共宦名清 / 041

世間已無葉公超 / 051

長溝流月去無聲
——舊年《大公報》人的命運感懷 / 061

思想的關聯：
在一家民間報館與一所教會大學之間 / 075

豁顯歷史的真實——讀《魯迅與我七十年》
與《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 / 084

自由之身與自由主義的一種底線
——漫說幾位舊年的知識份子 / 093

王元化先生筆下的胡適之 / 105

那一代人的「一二·九」情結——
讀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及其他 / 112

同人群體·歷史溫情·常識理性
——由《思想操練》想到 / 140

書目傳統中的人文情懷
——漫說魯迅日記中的書帳 / 150

夜讀魯迅札記三題 / 163

「兩個丁玲」的衝突
——讀《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隨札 / 180

欲說「左」右好困惑 / 186

「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歷史 / 192

身份的尊嚴 / 196

更難消幾番風雨——讀《風雨故舊錄》 / 199

那個時代的書生為什麼還有幸福感？
——讀何兆武《上學記》 / 203

從余英時先生寫長序說起 / 208

亦真亦假的追憶 / 213

魂兮歸來，札記體 / 217

學人乎？文人乎？ / 225

文憑與學位的今昔之嘆 /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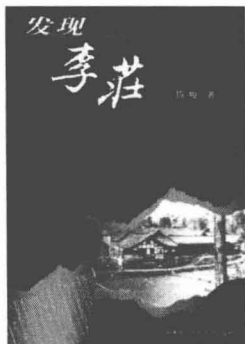
如今哪裡還有可以住讀的圖書館？
——讀《劬堂學記》隨札 / 236

民國日本在華留學生讀書與購書生活剪影
——讀《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及其他 / 241

花落春仍在?!——代跋 / 258

國難時期的「李莊精神」

喜歡翻閱現當代學人自述、回憶錄一類史料的有心人，常常會邂逅「李莊」這個看上去再普通不過了的字眼。這個在自然地理意義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川東小鎮，因為日寇侵華所導致的中國知識界一次群體性的南渡西遷，使得她一度凸顯為現代學術史上一個與重慶、昆明、成都並列為中國四大抗戰文化中心的人文學術重鎮。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的六年間，在這個小小邊鎮的宮觀廟宇、會館祠堂、民家小院裏，在杜鵑聲聲的山坳深處，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所等重要的學術機構。包括傅斯年、董作賓、陶孟和、李方桂、李濟、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寶鈞、凌純聲、芮逸夫、曾昭燏、吳定良、勞幹等一大批在當時就已蜚聲中外的一流學者，都曾經在小鎮上經歷過一段難忘的戰時學術生涯。而當年在這個小鎮上經受戰火淬瀝的後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寶三、湯象龍、屈萬里、羅爾綱、夏鼐、馬學良、何茲全、高去尋、王崇武、丁聲樹、全漢昇、李光濤、嚴耕望、任繼愈、周法高、董同龢、王世襄、王利器、傅樂煥、李霖燦、邊欽立、張政烺、陳槃、周祖謨、石璋如、胡厚宣、羅哲文、楊志玖、劉致平等先生，數十年後大多成了中國現當代人文社科學術史無法繞過的重要人物。至於自然科學界，在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中，走出了吳旻、唐有祺等十餘位兩院院士。可以說二十世紀後半期幾乎所有的



岱峻著《發現李莊》

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一部民國學術史，李莊可謂是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章節。在國家板蕩、風雨倉黃的一九四〇年代，小小的李莊到底為中國的讀書種子提供了什麼樣的溫情呵護？而一代學人又如何在這裏堅持著他們韌性的學術擔當與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發現李莊》（四川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一書中，通過文獻鉤沉與田野調查的「兩重考證法」，為我們勾勒出了戰亂歲月裏中華文心學脈天行以健、弦歌不輟的一段歷史，也為知識界後來者樹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標竿與人格參照。

如果說要用一個字眼來概括李莊精神，那就是舊年中國知識份子「憂道不憂貧」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舊年」的限定語，是因為對比今昔，我們很難確定，今天的知識界是否還有像當年那樣的理想主義情懷。且不說學術資訊交流不暢、圖籍在舟車顛簸中的丟失毀損，也不說暫棲他鄉的鄉思旅愁、時有發生的匪盜意外，連個人生活最低條件的衣食溫飽，在李莊都成了莫大問題。至於時常來襲的病痛死傷，無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貧病的生活，宛如李莊時期砥礪讀書人的一道試金石。按國民政府的規定，戰時知識份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戰前的十分之一。史語所的當家人傅斯年自訴：學者「此一職業，在戰前頗為舒服，今日所入，幾夷為皂隸」。一向對軍閥政客睥睨笑傲的這位諤諤之士，此時竟不得不向當地的保安司令寫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請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裏尚

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我輩豆腐先生——其實我輩今日並吃不起豆腐……」他還自我解嘲地說起上一次陪宴，因為難得的狂吃，致使腹瀉一周。李莊時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貧病交加，困頓至極。傅斯年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寫信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祈其向陳布雷、蔣介石轉達求援之意，信中飽含的惜才憐士、行俠仗義之情，讀來至今令人油然動容。他說，梁家家道清寒，如今萬里跋涉，「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對梁氏兄弟當給予補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有功於民國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家風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止，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學士；其三，梁思永為安陽發掘之主力，「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以皆宜有所體恤也。」傅還特意說明：「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與傅終生誼兼師友的胡適曾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一口氣用十餘個「最」字對傅加以推許：「孟真（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

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傅斯年為梁氏兄弟申請救濟一事，有力地印證了胡的這些評價。而林徽因知道傅的俠義之行後，「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她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飯，始終是一張空頭支票難得兌現。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幾年，偏偏碰上大戰，轉入井臼些米的陣地，五年大好光陰又失之交臂。近來更膠著於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份，將來終負教勉之意，大難為情了。……思成平日怕見人，得電必苦不知所措。」這就是風雨同舟共渡危艱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其實當時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經是泥菩薩過河，最困難時每餐僅能吃一盤「藤藤菜」，有時甚至連稀飯都接不上，嗜書如命的他也只好賣書度日。

時窮節乃現。抗戰時期，中國知識界群體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覺擔當。如出版家王雲五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之口號，以復興被戰火創傷的商務印書館，在抗戰情境中發揮了極大的精神砥礪作用。而對於蟄處李莊的學人群體來說，儘管亦有如考古學家吳金鼎等人投筆從戎參加戰地服務團和同濟學子慷慨從軍等悲壯之舉，但更多的則充分體現出了胡適所倡導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們問學的熱情，培育了他們鑽研的定力。在看似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生涯中，他們信奉「在紛亂的喊聲裏，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環境之清苦，並沒有使這一群讀書人放棄本分的責任，而仍然抱著著視學術為生命的人生追求。梁思成「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寫完十一萬字的中國建築史，他已透支過度，但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並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一樣的高貴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濟大學「點菜油燈，沒有儀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線或太陽光在顯微鏡下做實驗」，卻做出了與國外權威學者不謀而合的胚胎學實驗；董作賓在李莊板栗

坳戲臺子的工作室裏，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按他弟子的說法是「師徒二人據大門板擺成桌子的兩邊，貓在戲樓院的戲樓上，唱了三年戲」。其獲得世界性聲譽的《殷曆譜》，就是在戲樓的一張大門板上寫成的；董同龢在農家的神龕上研究漢語音韻，其《上古音韻表稿》及《漢語音韻學》挑戰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從昆明來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緊時間，開始重寫因躲防空警報而丟失的《知識論》書稿；凌純聲、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學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李方桂、馬學良奔走於叢林深處，從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完成了《撒尼俚語語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撐著硬脊樑，趕寫著山東龍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西北岡考古發掘報告；戰爭與疾病奪去了李濟兩位可愛的女兒，但他仍沒有耽下手頭的殷墟考古整理與研究；夏鼐不畏故里淪陷、經費困窘等困難，完成西北科學考察；李光濤、王崇武與勞幹開始整理明清內閣檔案與居延漢簡，《明實錄》、《居延漢簡考釋》是當時的重要成果；「東巴文化之父」李燦霖寫出了《麼些象形文字詞典》和《麼些標音文字字典》；陶孟和組織社會所的同人進行戰時經濟研究……偏僻的小鎮上，「大家都安靜地讀書各不相擾。我荒疏了好幾年，更想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每天黎明即起，早飯後即去研究室。……每天讀書抄材料。」（何茲全語）「大家平常歡聚，如一家人，若為一個小問題而互相爭辯，必會面紅耳赤，爭個不休，最後推出一個『真理』雙方同意，才能停戰。」（董作賓）靜虛的邊遠環境裏，依舊流溢著深沉的學術熱情與不絕的民族精神。處此國家板蕩、民生凋敝之時世，雖說學者從政一度成為民國的潮流，但坐冷板凳專心學問仍是李莊知識份子的首選。中研院擬設民族學研究所，擬請語言學家李方桂執掌。閒雲野鶴的李先生一向信奉「一不拜官府，二不拜記者」。對朋友傅斯年的敦請，他說：「我認為，第一流的人應當做學問；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聽後立即對李躬身作揖：「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對學問的專篤和傅對學人的理解，都令人肅然起敬。政府延攬嫺熟民族文化和邊政事務的知識份子，擬任命凌純聲為新



一九三五年國立同濟大學在李莊舉行三十五周年校慶

疆省部執委。朱家驊屢次來電敦促，蔣介石亦擬接見，而正忙於苗族調查的凌堅不為動，對朱「一切手續均已辦妥，何能中止，且總裁召見，何能中止，則損失弟個人信用」的通牒，凌不惜提出「引咎懇辭本職，以謝我公」，不懼權貴。他們抱著挽斯文於不墜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書案上焚膏繼晷，播火傳薪；在動心忍性困心衡慮的艱苦生活中，仍盡著一介知識份子的本分責職。

這種韌性的個人堅持，匯聚成中國知識界堅毅的力量。如季富政先生在《一位偉大愛國者的情懷》中所說：「一個學術團體，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另一個戰場展開民族精神與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礪，如戰士搏殺，廢寢忘食，日夜兼程，拼命磨礪著民族精神之劍，其閃閃寒光令侵略者膽戰心驚。正是這批中華民族的脊梁以炎黃子孫的孝道，民族的責任與道義，用自己的專業開掘與發現，去向侵略者宣戰，去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輝煌歷程以及她的不可褻瀆，不可征服，這是刺向侵略者靈魂深處最犀利的鋒芒，是最動搖侵略者精神堡壘的重錘……漫漫長夜，孤單人影，寢食草草，路途艱危，如果沒有對祖國的拳拳之心，對民族文化海一般的眷戀深情，是不可能產生這鋼鐵般意志的研究行為的……」李莊時期知識份子的卓越表現，贏得了他人的敬重。一九四一年，美國史學家費正清到李莊做客，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梁氏一家艱難困厄中獻身學術的熱情，他由衷地讚嘆：「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

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人文薈，歌壯烈。續弦誦，聲未絕。念李莊父老，萍水扶協。」知識界勇於為學術獻身，為民族文化之命運擔當，另一端的普通民眾，也對知識界表現出慣有的尊重與禮遇。重教化、講斯文的民間傳統，使得當「中原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古鎮李莊卻在長江邊為讀書人熱情地鋪就了另一張素樸卻不失溫情的書案。「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李莊供給。」一紙求賢若渴、熱情相邀的電文，流溢出小鎮對「下江人」知識群體的信任與尊崇。中央學術機構遷至李莊的一個重要紐帶，是以羅南陔為代表的當地開明鄉紳。鄉紳這個階層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們在溝通民眾與知識界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聯繫作用。更有意思的是，遼欽立、李光濤等年輕學人，因為時機與緣分，還成了李莊的「姑爺」。中國大地的廣袤民間，永遠像一處溫情無限的林地，總能在艱難時世中為猶如驚弓之鳥的文化人撐起一方祥和的濃蔭。

在幾十年後，時為北大教授的周祖謨先生到南京史語所舊址尋訪。陪同的南京大學教授魯國堯問道：「當年史語所的年輕人後來有沒有沒有太大成就的？」周回答說：「沒有。」魯問：「為什麼？」周說：「進來時都是精選過的。」傅斯年辦史語所捨棄「浮華得名之士」，他相信，天下之大，總有真正的讀書種子——即使是戰亂時期。民國學術之所以呈現出「亂世中的輝煌」，除了歸功於大批曾遊學歐美、「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學術中堅，戰時對年輕學人的遴選與培養，也值得今天的教育界深思。剛畢業的嚴耕望抱著「天真的做法」，冒昧給傅斯年寄去三篇論文，一月後傅就將其聘為助理員；李光濤則是史語所招聘的書記員；王利器參加北大文科研究所考試，因避敵機轟炸一場也未考完，傅斯年告訴他「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並徵詢他願去昆明還是李莊；傅斯年在中山大學發現學生陳槃的一篇作業頗有新意，就邀其面談鼓勵有加，在陳遭人誣告入獄後還

設法將其救出，聘到史語所；董同龢與周祖謨同時參加史語所考試，原定只取一人，因為成績突出，兩人被破格同時錄取；胡適將與自己相處數年的羅爾綱推薦進社會學研究所；羅哲文是梁思成為營造學社招募的練習生……戰爭年代，一切脫離常軌，但社會仍然沒有斷絕為讀書種子提供的可貴機會與出路，沒有關上促其成才的大門，這或許就是烽火時代也不失有情的一個側面。當代學人謝泳在談到戰爭狀態下的中國學術發展時，有一段平和而精當的論述：「按照常規，戰爭帶給學術的影響是深重的，但中國的學術界在戰爭中的經歷，卻有它相對例外的一面，就是說，戰爭雖然對學術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致命的。何以會出現如此的意外情況呢？我以為從大的方面說，要從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從小的方面說，就是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學者，對於學術的熱情和執著，是完全以『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這並不完全是後來者對歷史想像性的概括，其實當時的知識界對自己所經歷的歲月就有過類似的評價，並自覺地以這種精神來惕厲自我。如哲學家賀麟一九四六年在昆明為自己的名作《文化與人生》作序時就說：「八年的抗戰期間不容否認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獨特的一個偉大神聖的時代。在這期間，不但高度發揚了民族的優點，而且也孕育了建國和復興的種子。不單是革舊，而且也是從新。不單是抵抗外侮，也復啟發了內蘊的潛力。每個人無論生活上感受到了多少艱苦困頓或災難，然而他精神上總感到提高和興奮，因此在抗戰期間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鱗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跡，意識上的一思一感，都覺得特別具有較深遠的意義，格外值得回味和珍視。」應該說，李莊時期的知識份子群體，也充分承當、體現、弘揚出了這種現代學術品格與高昂的精神狀態。可惜的是，因為此後國共戰爭的影響以及政治的鼎革，天地玄黃之間，隨著史語所遷往臺灣、營造學社被裁併入清華、社會學所旋即被改為經濟所而取消社會學科、同濟遭解體而獨自保留工科，大批以歐美模式為主要參照的諸多現代學術研究機構與團體遭遇大面積挫折，數代人所致力的「學術社會」逐漸傷筋動骨、水流花謝，直到「文革」達